

理想的风景

◎葡萄

当那醉人的红色一跳一跳地落入水面的几秒钟，我接了个电话，挪用超过百分之五十的神经危机公关，这成为一种真实的遗憾。水边，朋友一言不发地举着手机，一同收进延时摄影的，或许不仅有眨眼即逝的夕阳，也有长嘴水鸟的起落，和被水草搅动的云影；小孩子奔跑吵闹，他的惊喜用声音绽开肉乎乎的脸，杂沓的脚步升起尘土也生起风，一时间，竟活成了我在此刻想活成的样子。

半，耳朵挨着耳朵地低头吃草。放羊的老伯并不看羊，也不与伸着脖子看羊的游人搭话。偶尔，孩子们嬉闹的一声尖叫，把羊群吃草的队形惊散了，你踩我一脚我踩你一脚地歪作一团，好一会儿才重新站好。而一旦站稳了，埋下头去继续吃，像是从不曾被打扰一样。草被羊嚼出动静，也在细细的风里嚼出某种诱人的吸引力，似乎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直到青草绵延成天空一样的背景，一块又一块的向日葵田闯入镜头，几乎让人疑心它们是走错片场的演员。踩着松松的沙土迈进去，却发现大大小小的脸庞并不向着同一个方向。这让本来就辨不清方向的我突然失去了参考系，所谓向日葵的脸随着太阳东升西落的常识也似乎瞬间成了谣言。不向阳的向日葵是怎么回事儿呢？恰如小英子以为骆驼挂铃铛不是为了赶狼，而是为给走远道的骆驼解闷儿的；我以为那些拧着脸儿的向日葵也同我一样，见阳光太猛，就迅速扣上皮肤的帽子，别着脑袋走路，以防暴晒。自然，这解释是不大符合科学常识的。照植物学家的说法，人们印象中的逐日转动实际只发生在向日葵从发芽到花盘盛开之前的阶段。一旦花盘盛开，向日葵就不再重复这个运动轨迹，而是固定朝着东方了。这真有意思，原本我以为自己的想法儿更美，却没料到貌似刻板的自然规律远有一股质朴的浪漫，好像每一株向日葵也要经历一场从盲从到定性的成年礼。

从向日葵田出来的时候，一只小犬摇头晃脑地来了。我掰了一块路上买的烤土豆喂它，它一口衔了，却不肯就在原地享用，而是颠颠地跑开五十米远，躲进岩石身后的花花草草，才肯放下来慢慢地吃。离开那片葵田前，我悄悄走近它，把剩下的一瓣儿土豆也递过去。这次它没再跳开，衔了便吃了。听当地开农家乐的人家说，这会儿地里的土豆还没熟，街上卖的烤土豆大概是窖藏的。

沿途，巨大的风车沿着山势转动着和云一样的白，因为远近而有了高矮胖瘦似的。而我莫名喜欢那些山坳，像是另一番天地，虽在低处，却没有闭塞之感，反而觉得被包容。远远望着，一垄垄的绿在里面，一顶顶的红在里面，一道道的白也在里面。人突然变得很小很小，小得像是未开花的大翅前顶着的小茸球。在岩石边默默等待着属于自己的色彩。风车并没有声音，倒是时常掠过天空的直升飞机嗡嗡躁动。同样躁动的还有草原音乐节上的人群，声嘶力竭地叫喊，挤挤挨挨地搅动，熟悉或不熟悉的歌与歌者，都在炽热的镁光灯下为无处安放的千头万绪点燃炭火。原不知道还有音乐节的，只是想找个近便处看看草原。可一闪即逝的广告牌，看见了，才惊觉多少人慕名而来的音乐节刚刚好就在这几天，于是临时改变了行程。我是没来过音乐节的，朋友却已经历过多次了。可是朋友说，她以往参加音乐节都和参会一个习惯，远远待在后面，这是她头一回站在前面。站在热力四射的声浪里，想起入场前，一身短打的我经过耍保暖裤、羽绒服的摊子，尚担心晚了着凉，这会儿才知，哪有凉？在几万人的呼吸里，我们自成热岛。有趣的是，此前不止一次被问及休假去哪儿时，我对具体去哪儿并没意见，只提了两条：不热，人少。现在看来，这次临时起意的目的地恰恰是这两条的反面，竟也快活自在。

从张北的农家院折回北京的路上，朋友开玩笑说，“我是成功地把你的生活水平拉低了吗？”我乐了，“咱能说是把带宽拉大了么？”其实，连我都奇怪自己是怎么想起“带宽”这个词的。多年前的新媒体艺术课上，老教授几乎整整一学期都在讲“表现带宽”，那时，“带宽”的提法还新鲜；后来不知哪天，“带宽”一下子进入日常话语的词典，但似乎更多地用在“认知带宽”“心智带宽”这类词上，成为了“会讲究，能将就；会享受，也能承受”的生命广度。

而天路，曾以为只有青藏铁路才叫“天路”；其实，抛开一个形象、一首歌对思维的局限，不仅从张北到崇礼的草原是天路，每一道蓝天相接、白云点染、心驰神往的路，都是天路。

从张北的农家院折回北京的路上，朋友开玩笑说，“我是成功地把你的生活水平拉低了吗？”我乐了，“咱能说是把带宽拉大了么？”其实，连我都奇怪自己是怎么想起“带宽”这个词的。多年前的新媒体艺术课上，老教授几乎整整一学期都在讲“表现带宽”，那时，“带宽”的提法还新鲜；后来不知哪天，“带宽”一下子进入日常话语的词典，但似乎更多地用在“认知带宽”“心智带宽”这类词上，成为了“会讲究，能将就；会享受，也能承受”的生命广度。

而天路，曾以为只有青藏铁路才叫“天路”；其实，抛开一个形象、一首歌对思维的局限，不仅从张北到崇礼的草原是天路，每一道蓝天相接、白云点染、心驰神往的路，都是天路。

——《理想的风景》



刘梦琪 摄

我的乡愁

◎嘎子

好几天了，我都光着脚板踩在雪地上。尽管是在梦里，我还是能辨出是踩在雪地上，松软冰冷，从脚心到膝盖骨都冻僵了一样。抬头瞧，近处远处都一片迷茫。这里我用“迷茫”这个词最合适，因为在我的梦里就是那样一片朦胧的灰烟，啥也瞧不清楚。我瞪大了眼睛想瞧瞧到底是哪里，漆黑的天空像碎了一样，漫天的雪花就疯狂地撒了下来，像寒风卷起来的沙粒毫不留情地砸进我的眼眸里，冰寒的痛刺进了我的心脏……

我记得，有人在喊叫：下雪啦，下雪啦！是用高原老家的那种带着酥油糌粑味道的四川话喊的。我惊醒了，耳朵还回荡着那种锣鼓敲响似的话音。都怪那几天，老家的人都爱在微信朋友圈发一些下雪的视频和图片。大多是在夜晚，那座高原小城依然灯光灿烂，可暗下来的天空却让无休无止的雪花盖住了，雪在风里打着旋奔涌下来。小城的灯火瞬间就迷茫了。真的叫作迷茫了，朦朦胧胧的沉没在雪雾里，神秘又好看。下雪啦！微信朋友圈里那一声又一声呼唤，我的乡愁，我的童年全醒过来了。当然不是从梦里醒来，而是蜷伏与躲藏在记忆深处的那些杂七杂八的往事全醒过来了。

那年月，老家冷得早。还不到十月，秋天的树叶还是一片翠绿，寒冷的空气里就能嗅到只有冬天才能嗅到的下雪的味道。第一场雪来临之前都不是很突然的，之前好几天的早晚都能感觉到。空气都好像冻结了一样，哈口气就能听到冰板开裂似的咔嚓声。东关和北门的风也尖利起来，针尖刀刃似的戳着路人的肉，脸颊和鼻尖都刺得紫红。老家的人脸颊上大多都飘着的那团红云，越冷的时候越鲜艳，有人说那是高原红，其实老家的人都知道，那是种预兆，快要下雪的预兆。

下雪啦！好大的雪呀！是老家的口音，还有赶马人的口哨混杂在里面。我慌忙掀开窗户看，一股强劲的风压了回来，把雾霭似的雪花喷了满屋子。母亲在里屋骂，冰天雪地里你开窗看啥呀！演戏呀！关上，快关上。我关上窗户，心却更慌乱了，是想奔逃出门的慌乱。下雪啦！我不晓

得大人们为何那么慌张，对我们这群孩子们却是难得盼来的节日呀！我听见了街道上孩子们的欢呼 and 叫喊，更坐不住了。穿上母亲从去年箱底里翻出来的大棉衣，戴上镶着狗毛的大棉帽，鞋子还是单薄的布鞋子，没有换上那双新买的大棉鞋，就冲出门去。布鞋陷进了雪地，我光着的没穿袜子的脚板也陷进了雪地，可我早忘了刺入骨头的冷，嘴里冒着白烟和那群同街的娃娃们在雪地上疯跑起来。

当然，打雪仗堆雪人是我们怎么也玩不腻的游戏。我们还是想玩点新的花样，刺激的能呼呼吼出来的，像北门上不停倒起的那阵寒透心脏的风。我们从去水井子挑水的人那里寻到了灵感，在他们挑水经过的地方使些小坏，让他们打几个晃或干脆大大叉叉地摔倒在地上，两桶辛苦挑来的水就全洒泼在地上了。我们让无休无止的雪花盖住了，雪在风里打着旋奔涌下来。小城的灯火瞬间就迷茫了。真的叫作迷茫了，朦朦胧胧的沉没在雪雾里，神秘又好看。下雪啦！微信朋友圈里那一声又一声呼唤，我的乡愁，我的童年全醒过来了。当然不是从梦里醒来，而是蜷伏与躲藏在记忆深处的那些杂七杂八的往事全醒过来了。

还记得那天，我们把一片厚雪地溜成亮晃晃的冰板，那个叫甲措的男孩从水井子挑了两桶水黑嘿地走来。他站在冰板前笑了笑，说你们这样滑冰算个什么，空手空脚地算什么呀！我敢挑着水桶溜，溜过去后还一滴水不洒。你们信不信？我们都说，我们不信！他说，好呀，我如果滑过去一滴水不洒，你们就把这片水凿掉，用风窝煤渣铺起来，免得害了那些挑水的人。他挺直身子站在冰板的那一边，又朝后退了几步，闪着扁担朝冰板冲去，上了冰板又开腿泼地朝前滑去。他滑得真不错，水桶一点也没晃，脸上闪着红光，滑到头了才转到了几下身，水桶飞了起来，又随着他转动的身子晃了晃，平静下

来，桶面一圈圈地荡着水纹，却没有一滴水洒下来。他嗨地叫了一声，把桶墩在地上，头仰着漂亮的卷发在风里飘起来，红艳艳的脸颊都涌满了骄傲的笑。不过，他赖不过我们这样的坏孩子，因为我们在刮过的风里都能够抠出石头和沙粒。我们在他滑过的地方找到了一点水迹，硬说是他水桶里洒出来。他辨不过我们人多，只有忍气吞声地挑着水走了，边走边埋怨我们要无赖，说我们都是没爹妈教养的人，会受菩萨惩罚的。我们却哈哈笑着，继续在冰板上滑着，直到天渐渐黑尽了。

记得那天，我的棉鞋让雪水泡胀了，大棉裤的屁股也在冰板上磨了好大一个洞，里面雪白的棉花露了出来，都在嘲笑说那是我屁股上的肥肉。饥饿的我踩着黑夜，一进屋就让严厉的父亲罚跪在墙根上，然后用竹板子在本来就破个大洞的屁股上一顿好揍。在那一刻我才想起甲措对我们的咒语，做了没良心的事真的会受到惩罚。

那个时候的高原真的很冷，下雪时冷，不下时更冷。再冷小城的人都要生活，都要喝水吃饭。那时，没有自来水，全城的人都在水井子挑水。那时的冬天，水井子那条街都凝着厚厚的冰板，像泼了层桐油似的溜溜，连我们这些惯在冰板上滑的坏孩子都不敢在那条街上滑。可还得去那里挑水拍水喝呀。我家里的水几乎都是我去挑，还记得挑着两桶水走在冰板上的胆颤，比在悬崖上走钢丝还恐惧。心抓着地，脚板抓着心，迈一步就停下来稳稳心。可稍不注意还是要滑一大跤，摔在冰板上骨头都像碎了，水桶飞出很远。每个摔倒的人都给冰板上涂了油，一层层冰冻着，厚厚的铁锹电钻都破不了。汽车走在上面就得小心了，肯定刹不住的，只能一点一点朝前溜。稍不留神，还会出车祸。记不得是哪一年了，一辆大货车行到厚厚的冰板上，遇上两个抬水的小女孩，车刹不住直直朝已经靠边的小女孩冲去。那是两个双胞胎姐妹，模样很俊的藏族女孩，让沉重的大货车辗轧在轮底。那个惨祸发生后，只要我挑着水桶出门，大人都要千叮万

嘱，耳朵都烧起泡了。

那以后，我再不敢在大街上泼水制造害人的冰板了，就找到了新的玩法。我们自做滑冰车，拉到一个高坡上滑下来。那个时候，小城有个行商市，就在那个有好几个弯弯拐拐的小巷子里，我们喜欢在那里滑冰车。冰车很简单，找一块木板子，底下钉两根长长的铁钉。那是建筑工地上捡来的，用来固定木制脚手架的。抓钉钉好后，就可以从高坡上溜滑下来了。当然还有些找不到抓钉的，就坐在木板子上溜。还有些娃娃找不到木板子，干脆坐在撮箕上溜。撮箕当滑冰车很有喜剧效果，因为它溜着溜着就没有了方向，转着圈子朝下滑去，好几个撮箕滑冰车撞来碰去的，很像后来的娃娃们玩的碰碰车。

那时的冬天真的很快乐，那时的下雪真的像过年。雪花漫天飘飞，望着天空无休无止洒下来的雪粉，我们冻红了脸颊和鼻尖，心里却充满的疑问。天空里到底是啥东西打碎了，碎成了粉冰，才这样无休无止地掉雪粉。那时，一场雪可以下好几天，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下来。雪一层一层在地上厚厚的铺着，在屋瓦上堆着，有些矮小的木房子受不了雪的重压，哗地塌了。就是雪停了，天依然寒冷，屋瓦沟里融化的雪水就在檐上挂起长长的冰条子，一天又一天，冰条子会从房顶挂到地上。

山上和城里早就听不见鸟叫，掉光叶子的秃树枝早让积雪压弯了。可山顶上大群无窝御寒的野山雀被赶了下来，朝烟火味味道浓重的人家里钻去。它们只想找个暖和的寻到吃食的地方，却难逃这群坏透顶的娃娃们手心。我们会想出所有的法子抓它们，有面盆或簸箕捕捉，或用弹弓吓唬、追逐，直到它们再没力气飞逃，乖乖躺在雪地上，眼睁睁地瞧着我们伸出让冰雪冻得开裂的手抓到它们。那时，我最喜欢捉的那种肚皮上有一团艳艳红色的山雀，那片红真的好像桃花瓣。捉住了就用装鞋的纸盒子做个窝，用些米饭喂养。记得那些山雀都有股怪脾气，像我们活在大山里的人一样。

（未完待续）



康巴周末

康巴文学

2021年5月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组版：陈雪峰

南

◎李辉

人在北，南便是一种诱惑和追逐。那个早晨，我正在听一首歌，童年对《童年》。我很好奇，一个萝卜大哟，哦，一个人叫罗大佑，他是怎么从大变小，谁保佑着他，钻进了收音机。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那声声地叫着夏天……

这时候其实不是夏天，是北方的冬天。冬天嘛，比夏天更需要南，所以如果有谁跟我说，南啊，其实是一种乐器，南啊，后来还演奏一段乐曲，它们都距离遥远——我会笑他，或者哭起来。

如果我哭起来，是因为北方冬天的早晨冷，因为我家的房子，坐北朝南。太阳必须慢慢转，转上南山头，才能照耀我的头。我需要快快见到南。

南，在北还小的时候，真是一种难。

初中学校，在村南五里，这是我能抵达的最南。可是课本上说，江南好啊，风景旧曾谙。江是长江了，江南，风景却不谙。人也开始不安。从北方的一座山，怎么才能抵达南方的一条江，然后，才是江南。梦和现实都无法抵达的，就留给岁月。那些岁月里，我必须熟悉，课本里的种种南，屈原，都江堰，岳阳楼，临安，伶仃洋，虎门，井冈山……哦，还有，荔枝和鳳梨，阿里山和日月潭，北回归线和赤道，企鹅和南之极。

也有些南，它不在课本里，我要了解它，这就很难。比如，我在化学课的课桌下，偷看过的闲书，“若到江南赶上春”，老师一声咳，吓得我，眼波横和眉峰聚，念成氯化钠和硫酸。等到下课，急急去翻，若到江南赶上春，哦，下一句，记住了，千万和春住。

千万和春住，跨越五千里，第一次来南方。不是旅游，是工作，是岁月和生活推着我，步步向远，步步向南。早晨到街头，品南国风味。明明晴空朗日，怎会瞬间飘雨？食客习以为常，碟碟碗碗迅速移到室内，谈笑风生，风声雨声都不入耳。一碗粉吃完，果然，竟然，雨停。一场游戏一场雨，无惊无险，似乎只是在提醒我，这里是南？

五千里的南，注定要走很多年。我在岁月里一山一水探索，明白并证实，南其实有很多种南。南音，南郭，南朝，南宗，南鄯，南岭，南洋；南橘北枳，南风不竞，东南之美，越鸟巢栖……向南多走一步，岁月的行囊就丰富一层。如果你说，合掌楼首也是一种南——南无阿弥陀佛！请让我摊开手，打开我的行囊，展示给你看，哦，这个南，原来不念南方的南。

我曾经到厦门，它已经很南。可是导游指南，说坐船五分钟，我们就能登上鼓浪屿。更远的南呢？那是外婆的澎湖湾。我还曾经到三亚，以为是海角天涯，可是同行的一位游客，一路喃喃，最南处，张开双臂向大海呼喊。原来，她的孩子生活学习在“澳洲”，此刻，她离孩子和南最近。南啊南。

我来自北，再南，终究要北归。为了回来，我其实可以一直向南，因为南的尽头，是北的开始。可是我总听到召唤，让我在某处南提前折返，比如，当我再次遇到《童年》。哦，是真的，一个人叫罗大佑，来自南的岛，他的《童年》，是来自南的一段音乐——而我的童年，还有童年的房子，在南之北，在南之北。